

守店人

□南京 华明玥

一大早,我去驿站拿快递时,见文具店的老板娘正在店门口跳操。她把手机架在自家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,在明快的律动音乐中快节奏地跳操。她身穿玫瑰红薄衫和高腰牛仔裤,超过一米七的修长身材在早晨明亮的空气中尽情律动。她太专心了,连我站在她背后好几分钟,也毫无觉察。

一曲已了,她关上手机,回过头,终于发现徘徊在店门口的我,她心领神会地微笑:“早啊,是来拿快递的吧!”

我跟着她走入文具店小小的店堂,一直走到货架尽头,那里,硬挤出来的七八个平方,四壁都放满了货架,每个货架上整整齐齐地贴着标签,快递包裹一直垒到房顶。文具店老板娘也兼着驿站的工作,我报出手机上的收件编号,她迅速找出我的快递,放在签收台上扫描,只听“嘀”的一声,显示出库完毕。

都是熟人了,见面也会闲聊两句。老板娘的脸上还留着轻快运动带来的红晕,鼻尖上密布细汗。我便问她:“这套健身操练了许久了吧?”老板娘笑回:“姐,被你一眼看破。”她说,自从生了二宝,既要管老二的辅食又要管老大的功课,加上文具店的生意这几年大不如从前,又挤出地方来开了驿站,一天忙到黑,都抽不出空去健

身房,就想了这么个法子,利用店里没客人的碎片时间,跟着视频练习。后来发现,这办法挺好,经常得空跳一跳,快操跳过有慢舞,心情也好了,气血也活络了,窝在这小店里也不觉得憋屈了。

安徽老板娘在此地开店已超过十年,刚来时她还是一个新婚的二十岁出头的小媳妇,想着未来自家的孩子上了小学方便照顾,便在小学校斜对门开了这家文具店。但如今随着房租的上涨,利润也在下降,左邻右舍经常换老板,只有老板娘的文具店,十多年如一日地开了下来。

坚持的意义在哪里呢?老板娘眯起眼睛来想了想,回答说:也许,就在于毕业离开的一些孩子,上初中后还会骑车到小学来看望老师吧。他们顺便也会到文具店里来,羞涩地跟我打一声招呼,告知自己升学去了哪儿了。

老板娘欣慰地看到,孩子长高了,眉毛和头发都变浓了,脸上有了零零星星的青春痘,他们有了比儿童时期更低沉懂事的声音,他们进到文具店里来看看,在货架上翻翻,逗逗老板娘的小儿子。有时,他们会在这里再买上一支铅笔,还有老式的刨笔刀。在他们心目中,与自己的小学生涯有着紧密联系的,除了老师,就是这家文具店了吧。

三年前,老板娘终于下决心改

造了店铺。夫妻俩紧凑安排了前面的货架,减少了文具的进货,腾出店铺深处的一小块地方,开了一间快递驿站。驿站的收入如一泓无声涌出的清泉,扑灭了文具店利润下降带来的焦灼感。老板夫妻两个就更忙了,加上大儿子上了小学,要监督功课;小儿子呱呱坠地,又要教说话、教走路。

我赞她不容易,文能辅导英语,教孩子手工,武能扛货上架,驮着十箱八箱矿泉水在电动车上驰骋,她笑道:守店人要找一点精神寄托,这小店才能守得下来啊。你去看看我们这条街上,零食量贩店的老板侍弄盆景,一开门就把他的十几盆老桩杜鹃搬出来,在门口打造漂亮的小景致。独立咖啡店的老板每天早上开门前玩一个半小时的摄影,摄影工作室的主理人每天晨跑十公里,经常打卡不一样的慢跑绿道和公园,发在朋友圈里。守店人,一天守十小时以上,要想抖落身上的刻板气,让脑子活络起来,让气血流动起来,就得在每天早晨都提醒自己——新的一天,要拿出十二万分的精气神来过。

快递小哥在文具店门口,又卸下一车货。老板娘赶紧蹲着收件去了,她说了她未来的梦想:“等两个娃上中学了,不用像现在这样照顾了,我还想教人跳健身操。现在就要练起来呢……”

夏雨霏霏

□北京 刘佳琳

清晨,被一阵淅淅沥沥的雨声抗醒,我走到窗前,望着窗外细雨蒙蒙,万木葱茏,芳草萋萋。

老树的画中,若是有雨,总有一片盎然的田地,几棵花树,灰蒙蒙的天空下,几个悠闲的人,在细雨中农作或沉思。他写道:“放下贪世念,一蒿赴江湖。无可无不可,天下皆通途。”

夏雨是一曲幽远的琵琶语,透过绵柔的雨丝编织梦想的轻纱,点点雨声赋予的辞令,让我的心随之沉浮。静心倾听这来自大自然的旋律,有种说不出的惬意。飘洒的细雨越下越大,酣畅淋漓,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流,先前还是无数条断了线的珠链散落,随后就变成密密麻麻的小水珠,直至后来,似开了闸

的水龙头,肆意流淌。夏雨就是这样的真性情,从不掩盖自己的节奏,它不同于春雨,追风逐电般地来,去得可缓可急。

雨后天晴,我最期待的便是那道天边的彩虹。那时,天空被洗得湛蓝,一道美轮美奂的彩虹划过苍穹,在天边架起一座彩色的桥。有人说,彩虹是一座桥,一边通向幸福,一边连接平凡;一边通向人间,一边连接天堂。

儿时,我特别怕下雨,小时候的我就是一个疯丫头,常常跑去外面,玩得不亦乐乎。夏天的雨是说来便来的节奏,我经常被淋成落汤鸡。回家后被祖母责怪和打屁股,虽然只是轻轻地打,那也会觉得委屈不已,我会把一切错误

归到雨的头上。偶尔,被雨淋湿后,我还会发高烧。面对生病的我,祖母总会心急如焚。她把我抱在怀里,温柔地哄我入睡。

大学毕业那年,我特别想去南方闯世界,母亲极力反对,父亲非常赞同,他对我说:“不管风吹雨打,胜似闲庭信步。”他说不论去哪里工作,态度都要认真,多做事少说话,虚心向前辈学习。父亲总把困难比喻成风雨,没有一场不停歇的风雨,生活也是这样。

今晨,和风细雨在我耳畔倾诉,诉说飞逝的时光,也在描摹人世的温情。直到雨停了,风停了,天空没有一丝杂色,一只飞鸟掠过苍穹,鸣叫得那么清脆,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
米酒解乡愁

□湖北武汉 刘峰

炎炎夏日,畅饮一碗自酿的米酒,岂不快哉!

母亲做米酒,总要亲自把关。遵循传统,制作酒曲的原料采自蓼花。溪头蓼花开放的时节,母亲会拎上篮子,顺便带上我,将粉红色蓼花采回。将它们洗净后,晾至干透,倾入石臼,掺入糯米,杵成齏粉,搓成丸子,置于竹匾,覆上稻草,将嬗变交付时间。

几日过后,只见粉红的丸子生满菌丝,细细的,白白的,茸茸的,简直可爱极了。见状,母亲将它们用棉丝串缀起来,悬于屋檐,风干之后,白亮亮,银闪闪,恰如一串串玲珑好看的风铃。

做饭时,母亲会特意多煮几碗米,待煮熟后,用勺子盛入一具陶瓮,当变凉后,拌入几粒碾碎的酒曲——值得注意的是,拌入酒曲的米饭,要微微压实,然后用筷子掏出一孔,再洒上一层凉开水,最后

封盖,静待发酵。

待到翌日晌午,在一巷蝉儿悠长的嘶鸣声里,母亲在我们的注视下,轻轻掀开瓮盖,一刹那,一缕米酒的浓香从瓮里溢出。低头瞧瓮内,只见中间那孔儿,仿佛泉眼似的,浸满了酒液,清清亮亮,而周遭的米饭,不!它们在酒曲的催化下,已成酒糟,漂浮在琼浆之上,仿佛未化的残雪,白白糯糯,令人直流口水。

令人惊喜不已的是,那幽泉似的孔眼,在母亲舀了一勺之后,从四周很快渗出酒液,漫了上来。再舀,再渗,再漫。见我馋得不行,母亲飞快地舀出一大碗,倾入锅里,加入米汤稀释,又添入冰糖,将之煮开。

等米酒变凉后,捧在手心,香气弥漫,成了一种十足的诱惑。经稀释的米酒,一点也不醉人。一口一口饮下去,胃口洞然打开,饿意忽然袭来,感觉家中的粗茶淡饭,

竟是那样的可口。

一时喝不完的米酒,母亲会重新封好,用轱辘将酒瓮吊至井底冰镇,此情此景,有一种“井放轱辘闲浸酒”的诗意。待到夜晚纳凉,桑竹无风之际,人躺在竹床之上,手把蒲扇无奈而摇之时,母亲又将酒瓮吱吱呀呀摇上井台,将清凉甘冽的酒液舀入一只只土碗里,端至大家面前。

当一口一口饮下去,浑身上下,顿觉舒爽,躺在竹床,仰望星空,带着一丝儿微醺入梦。风,总在半梦半醒时分来,从田野深处,飘来了一缕缕艾草香、薄荷香、荷花香、菱花香、稻禾香……但是,它们怎么也赶不上米酒香令人回味。

多想,多想快快回到老家,重温夏日欢乐时光,痛痛快快地饮一碗母亲亲手酿制的香甜的米酒,以解乡愁。

搭阁楼——老门东旧事

□南京 杨清生

人这一生,住房是个大问题。过去,没听说过什么开发商,也没见过哪处建高楼小区。老百姓多租房管所的公租房,租金便宜,还有永久居住权,拖欠几年房租的人家很普遍。

那时,我家住在老门东三条营一座大杂院的第一进。东侧两间毗连的厢房,连同房外半边堂屋(客厅),大门后一个灶间,室内面积二十多平方米,是秦淮区房管所的房子。

爷爷去世早,奶奶和我们一家七口人长年蜗居在这两间小屋里,每晚想让小孩有张自己的小床,睡个安稳觉,都是个奢望。

我读初三那年,有了三个妹妹,一个弟弟。刚断奶的小妹跟父母睡大床,大妹妹在另间房里给奶奶焐脚。我和二妹、小弟可就惨了,每天晚上要卸下两扇房门,架在长凳上当床(那时,房门一侧上下留有半寸长圆柱,门框上下配有合适的门窝,方便房门装卸)。

房门当床不止我们一家。有些家中来了客人,也会卸下房门,去邻居家借床被子当床睡。房门当床简单:夏天铺床草席,冬天垫捆稻草也夏凉冬暖。春秋两季,旧棉胎上铺床粗布垫单就是张床,不暖也冻不着,小孩屁股上有三把火。

两扇房门合体也不宽敞,熄灯之后,不是你喊:“蹬疼我肚子了!”就是他叫:“膀子压我胸口了。”一床棉被,被弟妹拽来扯去,三天两头,被里子蹬出一个大豁口,漏出好大一块碎旧棉花。嘿,怎么睡呢?

麦收

□如东 桑云梅

历经一小部分秋日、一整个寒冬、一整个春天和最初燥热的夏天,栉秋风,盖雪被,沐春雨,蒙热气,麦粒,终在这初夏,撑破细薄的麦衣,用饱满的暗黄,将这灰色的村庄点亮。

“轰隆隆”的喧声是麦收的发号令。机械化操作从麦田一角开始,收割机从麦田角落处开了道豁口,沿着边角裁剪。隐匿于机器内部下方的切割器深深吻上麦秆根部,束束麦秆依口令听话地列队,源源不断地在输送带上流转。神奇的机器转眼间将麦粒脱下,撒落于右方的沙布袋。秸秆同时被粉碎,由尾部喷吐而出,反哺于大地母亲。舵手永远是站立着的,笔直的麦子是他的敌兵,他自始至终以站姿向敌兵致以敬意。此时此刻,舵手是这亩田地的掌控者。双手牢牢握住两根竖杆,操纵着收割机的方向,舵手使劲将竖杆向上一提,机器的头部便抬起来,转换方向。收割机从麦田外框绕着圈,所到之处,麦秆被靡于足下,圈子越绕越小,最后只剩下一个大三角形,直至小三角形,最终,整块麦田臣服于舵手麾下。麦茬留恋大地的温暖怀抱,颗颗散布着,成了板刺儿一样的田地。

协作者的轻巧地上下于收割机右后方的小平台,小平台搁置着沙布袋,对口等着管道口撒落而下的麦粒。不时,一些调皮的麦粒流落于平台之上,他用手将它们归拢一处,捧回沙布袋。袋子一装满麦粒,他迅速将袋子放到田里。田主总会在田里耐心等待着,等待着一场与麦粒的美妙约会,一见沉重的袋子落地,便欢喜异常地迎将上去,拎至田边。打开袋口,瞧瞧土黄土黄的麦粒,还挽和着很少一些同样土黄土黄的麦叶。田主脸上写满笑意和欢欣,抄起一小把,细细摩挲。

机器撕咬着麦秆,麦屑不时随风扬起,阳光下,大大小小的碎末似乎闪耀着星点美妙的土黄色光芒。空气中弥散着麦秸特有的清香,淳朴而又成熟的清香,若不仔细,你是闻嗅不到的。燕子剪刀似的尾巴在空中划着优雅的弧线,喜鹊稍显笨重的身体似乎让它飞不太高,黑鸟最是热情欢腾地来去,它们啄食着地里剩下的新鲜麦粒和各样虫子。还有些不知名的鸟儿们,虫儿们轻声吱啾鸣叫,集体附和着麦收的节奏和韵脚。

田主忙着将满满的收获一袋一袋地拎到田埂上,老乡们围着,谈论今年的收成,还有张家长、李家短。和老乡们一道,一边细细唠叨,一边轻轻踩上麦田。细碎的麦秸如此柔软,让人心中装满美好;残剩的麦根不时咯着浅薄的鞋底,戳上裸露的皮肤,却还是让人心中盛满踏实。

光阴便是这样轻盈地流淌,幸福便是这样简单地酿造。脚底有着这样的土地,身边有着这样的乡亲,或许,丰盈与满足便是如此吧!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33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